

2011 年度最 **给力** 的情感小说

感谢那是你，陪我到最后

记得当时 不爱你

杨楠楠 著

亲爱的，那时不爱你，
其实是我一个人自私的决定……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记得当时 不爱你

杨楠楠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记得当时不爱你 / 杨楠楠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-7-5506-0108-6

I. ①记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2418号

书 名 记得当时不爱你

著 者 杨楠楠

策 划 刘艳军

责任编辑 刘艳军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(大兴黄村卫星城东)
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360千字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108-6

定 价 29.00元

(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—58572106)

“婚约”，为“婚前公约”之简称
一纸“婚约”，可否保婚姻万世太平？

.....

楔子

“你再看一下，没问题的话就请签字吧！”一个面相冷艳的高挑美女将一份厚厚的文件递给了对面的漂亮男子。

男子接过来，好像有点不满意对方的说辞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别这么严肃嘛！就咱俩这关系，搞得这么郑重，伤和气，伤和气啊！”

女子面色不改，只是眼睛里有点不耐烦，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，冷冷地说：“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，没必要拿出来浪费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心情来处理这件事，那就改天吧。我不勉强。”

“别呀。你知道的，我恨不得马上就把你娶回家。”男子接过文件翻看。

趁着对方在“审查”，女子又从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，认真地看起来。

男子叹口气：“唉，我还能怎样呢？亲爱的，别的吧，我都咬咬牙狠心地接受了，就是这个称呼，咱们不能换换吗？这都第七稿了，你怎么还‘甲方乙方’？是，这东西它是叫做‘协议’，可它的全名是‘婚前协议’，不是公司合作协议，咱至于搞得这么生分吗？”

“……可以换成‘男方女方’。”女子一边看文件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。

男子又叹口气：“你可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啊！什么时候你能对我，有对工作三分之一的热情，我就真的可以含笑九泉了！”

女子抬起头来，带点被打扰的不悦，直勾勾地盯着男子说：“你到底要不要签？我半个小时以后还有个会。”

“要！要！要！”男子赶紧强调，匆匆地签上名字，递到女子面前问道：

“那，我可以回家跟我姐姐说了吧？”

女子低头签名，声音没有起伏地说：“你等我通知吧！我得匀出点时间来处理这件事。”

签名栏里，“甲方”写着“卓越”，“乙方”写着“祁小祝”。

目 录

- 1 谁允许你裸婚? / 001
- 2 婚姻只是一场动乱的开始 / 011
- 3 谁在婚姻里当家作主 / 021
- 4 你娶到的只是我的身体 / 031
- 5 动乱的婚礼 / 041
- 6 极品岳父母 / 052
- 7 女婿难为 / 062
- 8 各个击破是上策 / 072
- 9 没有婆婆, 跟谁斗? / 083
- 10 女强男弱的婚姻风险系数 / 094
- 11 嫁给一株桃花的命运 / 105
- 12 落后的中国式家庭制度 / 116
- 13 柏拉图是不是性无能 / 128
- 14 我需要男人, 但不适合婚姻 / 139

- 15 最后一个童话 / 150
- 16 有些战争只能无疾而终 / 161
- 17 不能忘却的耻辱 / 172
- 18 不能说出口的答案 / 183
- 19 天上来的? / 194
- 20 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 / 205
- 21 迟来的报应 / 216
- 22 强弩之末 / 228
- 23 小三来了 / 238
- 24 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 / 250
- 25 怀孕永远是女人的武器 / 260
- 26 孩奴是如何养成的 / 270
- 27 跟婚姻握手言和 / 280

1 谁允许你裸婚？

在结婚登记处门口吵架，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呢？

这不，您瞧，那二位，手持结婚证激烈争执的青年男女，已经吸引了路人们好奇的打量。

对，严格说来，他们不是真的在吵架。刚领完结婚证就吵，实在是有点“冏”，哪能犯这样的错误呢？事实上，他们只是在严肃地争论一个目前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祁小祝女士与卓越先生，就是上述两位新人，在结婚登记处工作人员程式化的祝福里拿到结婚证以后，刚上任的新娘就要与新郎分道扬镳去公司，理由是还有工作要处理。新郎自然是不太乐意：亲爱的，你到底有多重要的事非得急着现在赶回去？你们公司离了你不能转了吗？再者，我们难道不应该对我们双方的家长交待一下刚发生过的“擅自登记”行为吗？不应该让从未正式见过面的家长们碰个面、走走程序吗？还有，宝贝儿，你不能像别的新嫁娘那样表示出一点点的喜悦，让我这个当老公的有点成就感吗？

新娘像是听到了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，抖抖一身的鸡皮疙瘩，扯扯嘴角没太笑开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跟他解释：事情倒也不至于火烧眉毛，我们公司更不会因为我不在而无法正常运转。只不过，我不太习惯把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做，这是一个习惯问题，也是一个工作态度问题。另外，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我们合情合理地恋爱、正正经经地结婚，有什么不好交待的？难道家长们会因为我们事先没打过招呼

而棒打鸳鸯吗？还有，我去公司跟我是否喜悦不冲突吧？所以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各回各的去处、各忙各的事情？

两个人都认为自己理由充分，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起来。倒不是说他们有当众表演的欲望，非得要站在结婚登记处门口这么醒目的地方“商讨大计”。而是因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，就无法决定接下来的行程。因此，需要赶快就地解决。

眼见事情陷入了完全不利于自己的胶着状态，聪明的卓越先生无奈祭出了杀伤力一级的超级法宝——撒娇。对，是撒娇。他眨了眨自己漂亮的眼睛，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：“可是，陛下，今天这个日子对我很重要啊！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娶到了你，现在简直是心如鹿撞，根本平静不下来，我就想要跟你在一起、看着你，好吗？好不好嘛？”

祁小祝顿时感觉身上泛起了一阵冷意：“哦，天哪，各方神灵，我实在是消受不了一个27岁的男人向我撒娇。”

见祁小祝沉默不语，卓越就眼巴巴地看着她，一脸可怜相，旁边就有人起哄：“新娘子，先陪老公要紧哟！”“就是嘛，这可是一辈子一次的大事，不得好好合计合计？”

祁小祝面无表情地看了卓越一眼，扭头就走。卓越见弄巧成拙，赶紧追上去好言哄劝：“小祝，小祝，你听我说嘛。我没别的意思，这，这不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家长们的分享我的喜悦嘛。你看，就一下午而已，也耽误不了你多少事儿，公司的事你不能拜托同事帮一下忙吗？”祁小祝像没听到一样，自顾自地向前走。卓越看着她脸上毫不妥协的表情，知道自己这次又要输了：“那，要不，唉，算了，你回公司吧，我自己去说。”

祁小祝已经走到了车前，打开车门准备上车。卓越突然一把扯住了她，漂亮的眼睛泛着一丝受伤的神色：“小祝，你偶尔适应一下我的生活，就那么难吗？”

难吗？

世上的事，常常就是这么的讽刺。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可两个人相爱了之后不一定长久，也不一定有缘走进婚姻。同样的，走进婚姻的两个人不一定都有爱情，或者说，不一定因为爱情而结合。祁小祝和卓越这一对儿，可说是把这两种情况占了个全。

卓越对祁小祝一见钟情，并且迅速展开热烈的追求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他单方面的行为。祁小祝，只能算个不太热衷的当事人。恰到好处的“喜欢”是有，足够的“爱”是真没有。不过，她目前需要一个婚姻，而卓越恰巧是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人。

选。于是，都有结婚意愿的两个人一拍即合，才有了这桩怎么看都不牢靠的婚姻。

祁小祝并不是铁石心肠，卓越对她的好，她心里有数。虽然无法回应，但总是心存愧疚。卓越不知道，只有在一点点的抱怨和大剂量的退让双管齐下的时候，祁小祝才会有妥协的可能性。

等到祁小祝回过神来开始后悔的时候，她已经走在了去找卓越的姐姐卓然的路上了。她在心里暗骂自己：怎么会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呢？分别去通知对方家长，真是高难度啊！

虽然直到现在为止，祁小祝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，家长什么的可以参与意见，但不能替他们决定。可是，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下，是无法忽视他们的影响力的。尤其是，在自己一手主导的这场婚姻里，恐怕打一开头，就犯了几位家长的大忌。比如，为了减少麻烦，她决定“裸婚”；再比如，因为今天下午有一段时间的小空闲，她决定在今天登记。可是，这最主要也最关键的两点都没有事先跟大人们商量。要知道，她的母亲，死要面子的巩爱菊女士，是根本无法接受这种寒酸行为的！而且，她还没有过过准丈母娘的瘾，甚至从前根本没有意识到卓越有可能成为她的女婿！不知道现在去登门拜访的卓越会遭到怎样的待遇。另外，也就是让她现在头疼无比的，是她将要去面对卓越那女王一样的姐姐。

想到这里，祁小祝禁不住有些烦乱。她掏出手机，给闺蜜陶子打了个电话。一听她说完事情的经过，陶子首先讨伐了她一番：“我觉得这事是你不对。他们都是你至亲的人呀，干嘛要当成路人甲？小祝，你听我的，别什么事都那么客观冷静，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！你要绝对相信家人的强大杀伤力。咱们中国的国情就是事事牵扯不清，对吧？尤其是这种家务事，根本没道理可讲。你啊，见了卓越的姐姐好好说，别把气氛弄僵了。她毕竟是卓越唯一的亲人，你总得给卓越面子，别像对他一样对他姐姐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他姐姐很厉害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一想到他姐姐那张脸，我就……唉！我跟你说，我经常怀疑他姐姐戴了张人皮面具生活。好像永远都端着一副高雅宽容的面孔，什么事儿都改变不了她的表情。假惺惺的，我看了就堵得慌，说不出的别扭。唉，算了，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。我死猪不怕开水烫，爱怎样怎样！”

“唉呀，你这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？人家那样子碍着你什么事了？搞不好你这张脸还挺招人烦的呢！再说了，人和人不一样嘛。你干嘛要求人家按你喜欢的方式生活？我看呀，你这敌意有点莫名其妙。”

“我现在有点后悔了，干嘛要分别去通知对方的家长？一起去受刑总比单打独斗好。”

“那你没试着跟卓越沟通一下他姐姐的伪善问题？”

“算了吧。他不信天、不信地，就信他姐姐。在他眼里、心里，他姐姐跟神一样，谁都亵渎不得，包括我。其实这也可以理解，恩同再造、事事完美的姐姐，崇拜点是正常的。你看，我妈虽然比市井泼妇强不了多少，我们彼此间的感情也不怎么和谐，可别人要说她不好我也不乐意。”

“就是嘛。你虽然没有婆婆，但有一个比婆婆更加恐怖的大姑姐。哎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觉得遇上了对手，心里不舒服？”

祁小祝哑然失笑：“对手？能成为对手，前提是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，我跟她有什么好竞争的？”

那边的陶子也来劲了，八卦兮兮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卓越呀！你们都爱着同一个男人呀。”

“快算了吧！我和卓越怎么回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你还别嘴硬。这种事儿，开始的时候反抗得越激烈，到最后反而爱得死去活来。男人和女人对爱情的反应本来就不一样，你呀，有时候真不能太自信，不是什么事都在你掌握之中的。再精密的机器都会出错，何况你还是个大活人呢！你看，现在这事不就让你闹心了吗？……哎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们头儿过来监工了，有空再说。你记住我的话哦，拜拜。”

好吧，既然这场婚姻是自己选择并且主导的，就负责到底吧！

卓然果然没让祁小祝失望。笑咪咪地拿着他们的结婚证端详了好久，像是真对它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

“还别说，小祝，这个发型真挺适合你，是为了拍结婚照特意去做的吗？”卓然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亲切悦耳。

祁小祝摸摸自己新做的头发，轻快地笑着说：“也不是，一直想换个发型，赶巧了。”

卓然点点头，继而说道：“嗯……所以说，你们已经决定了？”

祁小祝搅着面前的咖啡飞快地回答：“是。”

“那么，现在你是来通知我的？”卓然的笑意越发深重，好似非常愉悦。

祁小祝也笑：“您这么说，倒感觉怪怪的。我这不是来跟姐姐汇报嘛。”

卓然终于研究完了结婚证，抬头亲切地看着祁小祝：“嗯，说到底，结了婚是你们两个人过日子，你们俩高兴就好，我原则上没意见。不过，小祝，你知道的，我父母，哦，对了，现在该说咱爸妈了，对吧？”卓然停下来，笑吟吟地看着祁小祝。祁小祝一愣，想起自己已经领了结婚证，已经是他们卓家的媳妇，虽然一时之

间不太适应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
卓然满意地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爸妈走得早，是我把小宝带大的，你别介意，他就像我半个儿子一样。在我的角度上，小宝成家是大事，我肯定是希望能给你们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。否则，在你爸妈那边，我也不好交待。你看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事先也没去你家拜访一下，礼数上已经不周了。我们娶他们的宝贝女儿，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，如果真这么办了，说不过去。呵呵，当然了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这可能是瞎操心了。”

祁小祝压根就没想到，这件事在卓然这里就这么容易地解决了。从卓然的画廊出来，她都有点不适应。这，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还是黎明前的黑暗？

却说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在祁小祝跟卓然谈判的时候，卓越也冷汗直流地接受着祁小祝父母的拷问。比起祁小祝的待遇，卓越可说是深处水深火热之中。他一直清楚地记得，他第一次跟准岳母见面时的情景。

那天晚上，他送祁小祝回家。可能因为当时月光如醉、清风如歌，总之就是气氛非常好。卓越忍不住抱着祁小祝来了一记热情的法式舌吻。祁小祝起先不太配合，后来也就迷迷糊糊地放弃了挣扎。于是，就被下楼来倒垃圾的巩爱菊女士抓了个正着。当那两只探照灯一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上他时，卓越觉得自己像是三九天被浇了一大盆凉水的倒霉蛋，全身冒凉气。接下来，他就被请上了楼，三堂会审。巩爱菊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有房吗？”

卓越“啊”了一声，禁不住看了祁小祝一眼。祁小祝正皱着眉头，隐隐有发作的迹象。卓越眼疾手快，抢答道：“有，国贸附近，160平，已经装修完毕，16楼，周边设施完备，那个，生活很方便。”

“下面那车是你的吗？”

“是，奥迪A4，香槟色，使用寿命两年。在此之前，我开的是东风标致。”

“做什么的？”

“游戏公司的，研发部的经理，公司有我的股份，可以分红。”

“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多大？家里有什么人？”

祁小祝终于爆发了：“妈，您想要嫁他吗？跟您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！”

“小祝……”可怜的卓越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已经遭到了丈母娘的攻击。

“不操心能行吗？就他，条件比你好不了多少，也配？像他这种货色，北京城里满大街都是，白给我都不稀罕。就你捡了来，还当成宝了……”

……

一场混乱。到最后，卓越都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被轰走的。而在他走后，祁小祝和父母又进行了怎样的辩论，他也没得到确切的消息。总之，祁小祝告诫他遵循以下三点：第一，她的父母不是问题，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；第二，不要企图走什么“曲线救国”路线，通过讨好她父母来达到目的，那完全是行不通的；第三，如果他不想跟她早日完蛋，最好不要在现阶段离她父母太近。

卓越对那次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一直心有余悸。避而不见这么久，还是逃不过。现在倒好，以往没有足够的感情基础，又有不愉快的见面经历，还“犯案在身”，怎么办？会不会在遭受各种非人道待遇之后被扫地出门？唉，横也是死，竖也是死，索性洗干净脖子上门找死吧！

与他所料想的不差，祁建军先生和巩爱菊女士在听完事情的全部经过之后，悲愤于木已成舟的惨痛劣势，像机关枪一下把卓越“突突”了个痛快。

“不办婚礼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……”

“你小子我第一次见就知道不是好人！这馊主意肯定是你出的！我们小祝很要面子，肯定不能动这个念头……”

“你娶小祝，已经是高攀了，别不知好歹……”

“你别以为领了结婚证我们就没办法了。你看着吧，不给我们一个交待，你就甭想把小祝娶回去……”

“大男人一个还有脸说，什么裸婚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懂什么裸不裸的，我女儿不嫁得风风光光，神仙来说情都不行……”

“一个子儿不出就想娶媳妇，这是哪门子的时尚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偷偷摸摸去领证，这不是不安好心是什么……”

……

卓越头晕眼花地被狂轰乱炸了好久，已经不知道今夕是何夕。直到祁小祝回来把他救走，才算是脱离了苦海。看着卓越恍恍惚惚的样子，祁小祝禁不住大笑起来。天哪，他到底遭遇了什么，才被折磨成这样？

还沉浸在刚才讨伐战里的卓越，陡然间被祁小祝清朗的笑声“惊醒”，终于回过神来。他悻悻地擦擦脑门上的汗，看了一眼祁小祝灿烂的笑脸，说：“好吧，难得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我受这一下午的惊吓也值了。”

祁小祝止住笑，看到卓越带笑意的眸子里映出的真诚和讨好，不禁有些动容。跟一个更爱自己的男人结婚，无疑是聪明和理智的。祁小祝更加肯定了自己的选择。

见祁小祝不说话，卓越有些抓不着头绪。他想活跃一下气氛，就问了一句：“怎

么样？我姐比你爸妈好对付吧？”话一出口，他马上后悔了。这不是找抽吗？好在祁小祝没怎么在意。她闷闷地说：“你也是，就由着他们数落了一下午？”

卓越松了一口气：“嗨，这有什么呀！他们是你的父母、我的岳父母，说我几句怎么了？我平时想听还没这机会呢！不过，说实在的，陛下，其实我特理解他们。你看，你吧，……嗯，这个，独立自主惯了，我估计我岳父岳母平时可能没大有机会体验为人高堂的快感。今儿我送上门来了，当然得尽情体验一把，是吧？我这也算尽孝了，你得表扬我。”

祁小祝被逗笑了：“我看你是有受虐倾向，我自己都受不了，你还当成享受了是吧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卓越一副很惊奇的样子看着她，“跟你有关的，都是享受。”

祁小祝软下身子，靠在卓越怀里。有这样一个人陪在身边，其实挺不错的。

很快，卓然和祁小祝的父母已经取得了联系。当一堆价值不菲的礼品摆到祁家的客厅时，祁家二老阴沉了一个下午的脸终于有了些微的缓和。卓然依旧挂着那浅浅的、有礼貌的笑，表情诚挚，语调热情：“……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咱们生气也没用。卓越啊，已经让我给骂了一顿了，真是太不懂事了！唉，不怕您二位笑话。这男孩子啊，长大了就不听话了，我说十句，恐怕不如你们说一句！这以前啊，是女大向外，现在可是男大向外了。”

几句话下来，祁建军和巩爱菊心里舒坦了不少。心说：他们家总算有个会说话的人。嗯，既然面子里子都得到了照顾，就别让人下不来台了吧？当然了，还是要端着点，这两军交锋，绝不能在开始时输了气势，要不然对将来的局势不利。

一家之主祁建军言道：“哼，证都领了，还能拿他们怎么着？快30的人了，就知道瞎胡闹！不过，看你的面子，我们也不跟他追究了。可是，不办婚礼坚决不行！”

巩爱菊又接了一句：“追我们小祝的人多了去了！就这么马马虎虎地结了婚，像什么话！”

卓然笑眯眯地说：“是啊！我也是这个意思！年轻人贪新鲜，看别人那么结婚觉得有趣，就想试试。这哪能行呢？要真这么办了，”说到这里，卓然有些黯然：“我也没法儿跟我过世的父母交待。”

一时间，众人都沉默了下来。至此，祁建军和巩爱菊也不好再多加为难了。人家连死去的父母都抬出来了，你总得通通情理表现出为人长辈的气度吧。

卓然毕竟不是卓越，一来顶着家长的身份，二来不需要非得讨好他们不可，三

来此时双方家长们目标一致。因此，总体说来，两方人马相谈还算甚欢，很快统一战线，大致商量好了接下来的种种安排。

晚上回到家，祁小祝一进门就被堵住了。毕竟做了二十多年的母女，巩爱菊很清楚，用跟女婿一样的手段对付女儿，是万万行不通的。她把祁小祝拉到身边，伸手想摸她的脸。祁小祝几乎是想也不想就避开了。巩爱菊有些受伤，心里很难过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觉得很失败，因为她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相处。女儿小的时候，还会跟她撒娇。可那时候，她被一大堆琐事缠着，忙着赚钱、忙着跟祁建军吵架、忙着抱怨，根本没有精力顾及女儿。等到缓过劲来，生活好了，女儿大了，时间充裕了，她却惊恐地发现：女儿已经不再需要她了。这些年来，巩爱菊一直在试着讨好女儿，可惜一直没有效果。他们一家的亲子关系，真是乏善可陈。此时此刻，巩爱菊看着女儿那张冷淡的脸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忍不住哭了。

祁小祝吃了一惊。她跟父母的关系固然谈不上亲善，但毕竟是亲人，见到这种局面还是有些慌乱。她不自在地把手放到母亲肩上，轻声地说：“妈，您怎么了？”

巩爱菊泪眼婆娑地看了她好久，既欣慰又失落地喃喃说：“小祝，你长大了，成家了，好，真好……妈妈，不是个好妈妈。”说着又哭起来。祁小祝有些进入不了状况。她僵硬地看着母亲，不知该做何反应。巩爱菊擦擦眼泪，拉过女儿的手：“一眨眼的功夫，你都结婚了。连结婚这样的大事都不愿意跟妈妈说了。唉，也罢，你过好了就行，我跟你爸现在就剩这点念想了。”

祁小祝感觉怪怪的，很不习惯多年来相敬如宾的母亲如此感性地对她。她是不是该说点什么？可是，要说什么呢？

“小祝，妈就盼着你能风风光光地嫁出去。你听妈说，妈这不是虚荣，等你将来有了孩子，就明白了。”

在母亲的眼泪攻势下，祁小祝既无奈又尴尬。可是，她又不能置之不理。一个当妈的哭着求女儿像大多数人一样正常地结婚，她有什么强悍的理由来拒绝？“裸婚”这个词儿，对年轻人而言是种时尚，可对执行了大半辈子中国传统美德的家长们来说，就意味着不像话。这是观念的问题，无关对错。

而另一边，卓越正赖在卓然身边，一边给她捶肩膀，一边接受她半真半假的“训示”。姐弟俩相依为命十几年，感情亲厚，非常人可比。对这位一手养大自己的姐姐，卓越有敬、有爱、有依恋、有崇拜。就像祁小祝说的，在他心里，姐姐是完美的。当然，他也会心疼姐姐。这些年来，他是亲眼看着姐姐如何走过来的。其中的苦楚，不足为外人道，可他却一清二楚。眼下，他听着姐姐妥妥贴贴地安排着

他的婚事，心里泛起一阵感动和愧疚。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是在没有目的、不求回报地对他好，那么这唯一的一个人就是姐姐。可是，他却不能给姐姐同等的回报。并且，他还把这份心给了另一个不怎么重视他的女人。说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，这话还真没错。

卓越蹲下来，趴到姐姐腿上，低低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姐姐。”

卓然摸着他的头发，眼睛有点泛酸：“说什么傻话！……小宝，你现在成家了，是大人了，以后，就要撑起你们的小家了，不能再像个孩子一样跟姐姐这么撒娇了，知道吗？小心小祝吃醋。你啊，唉，姐姐真怕你以后会伤心。”

“姐，其实小祝对我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我这么好，谁舍得让我伤心呢？”

“……是吗？那就好。小宝，你结了婚，姐姐就算了了一个心愿了。这下，我也能跟爸妈交待了……”

正说着，卓然5岁的儿子莫承仪跑了过来：“舅舅！”

卓越站起来，一把抄起他，举在头顶转了好几个圈，乐得他咯咯直笑。卓然的老公莫慎行跟在后面，笑着摇头：“你惯了他这个毛病可不好。这小胖子越来越重，我真举不动了。”

卓然走到莫慎行身边，给他整整领带，退后一步上下打量了几眼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嗯，不错，还是这身好，明天就穿它了。”一面又回头拽儿子：“承承，别闹你舅舅了，你看你，新衣服又弄皱了。来，下来，让妈妈看看。”

这句话显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，一大一小玩得不亦乐乎。

第二天，两家人算是正式的见面了。一身盛装的家长们相互寒暄，亲热得像是一家人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祁小祝真不敢相信对面那个跟莫慎行谈笑风生的男人是自己的父亲！而母亲，居然乐呵呵地逗着承承玩，一脸慈爱。在祁小祝看来，这种其乐融融未免有些诡异。

比起祁小祝的不适应，卓越倒是一派乐观。他搂着祁小祝咬耳朵：“你看，这就是一家人！瞅瞅，这气氛，这感觉，多催人泪下啊！”祁小祝瞅他一眼：“那你怎么没泪下？”

一顿饭下来，两家人的感情和认识增进了不少。席间，卓然还送上了一位大师级人物的画当作聘礼。祁建军大喜，爱不释手，当场就笑得非常失态，并且一个劲地感谢卓然有心。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，就是爱玩个画儿。可惜，手上没有一件值得显摆的宝贝。卓然这件聘礼，可真是送到他心坎上了。要知道，这位大师的作品在国外已经被炒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，随便一幅画就要上千万。有这么一件宝贝在手，不光有面子，也等于平白赚了别人一辈子也赚不来的钱！

卓然不在意地笑笑，说好东西就要送给懂它的人收藏才能显出价值。这位大师当年没火的时候，曾多次拜托莫慎行帮他策划画展。名声大噪以后，作为谢礼，他送了莫慎行两幅画。莫慎行自己留了一幅，另外一幅就被卓然拿来当了祁小祝的聘礼。

巩爱菊不懂画，可她会察言观色呀！看到老公和女儿的表情，就知道这画价值不菲。此次能拿来当聘礼，可见人家非常重视。这心里一实落，就笑得更加灿烂了。祁小祝则觉得这礼物太贵重，不太想收。可父亲已经抱着不肯撒手，一副生怕她抢走的样子。卓然又说都是一家人了，没什么贵重不贵重的。卓越也笑嘻嘻地说，你这个大宝贝都肯嫁给我了，一幅画算什么？祁小祝无奈加无语，只得暂时作罢。

接下来，两边的家长像是比新人更早进入了蜜月期，那感情好得哟，真叫人嫉妒啊！时不时地就聚在一起商量所谓结婚的细节，并且常常是一拍即合。比如，卓然问了：“新房是不是需要再重新收拾一下？”巩爱菊答曰：“我看哪，大方向是没问题，主要是有些家具啦、小零件啦，得他们自己去添置。像现在客厅那套沙发，就不是小祝喜欢的类型。她喜欢布艺的，那就得等她闲下来跟小宝一块去买套新的。还有些零碎的东西，像窗帘啦、小储物柜啦、挂件啦，也得他们自己看着喜欢，我们说了不算。”卓然则回道：“我也是这个意思呢。那套沙发买的时候三万多块，意大利进口的，都没怎么用过。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抽空给您送过去，我看家里那套也该换了。您觉得呢？”巩爱菊乐得合不拢嘴：“这合适吗？”

祁小祝从开始的惊讶变成了后来的漠然，好像一切都跟她无关。再加上手里的项目接近收尾，满脑子都是事儿，哪有那么多精力去质疑、反对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由着他们去闹腾吧！

卓越呢，已经习惯了凡事由姐姐帮着安排处理，乐得当甩手掌柜。

然而，这美好的和谐在某一个上午被无情地打破了。当卓越哼着歌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时，岳父的电话打过来了。还不知道危险将至的卓越愉快地接起：“爸……”

那边的祁建军一声暴喝：“谁是你爸？卓越，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！拿幅假画当聘礼，当我们看不出来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事不掰扯清楚了，这婚就不用结了！”

卓越一个激灵，胆一麻，说话就不那么利索了：“爸，我，我没听明白，什，什么意思？”

祁建军冷哼一声：“哼！不明白回去问你姐姐！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了，我们虽然不是大户人家，也一辈子要头要脸，不能平白让你们这么糟贱！”

卓越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电话就挂断了！滴滴的盲音听起来格外让人心烦！

2 婚姻只是一场动乱的开始

卓然也是一头雾水。

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她没必要也不可能拿一幅假画来骗人啊！那幅画固然珍贵，可是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弟弟珍贵？那么，它又如何变成了假的呢？等等，这事得好好想想。

卓越却有些沉不住气了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嘛？姐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卓然瞪他一眼，“为这点事就旷工，你真有出息！”

“哎哟，姐，这点事？这点事就足以让你弟弟我娶不上媳妇，你舍得吗？”

“哼哼，你老丈人那是吓唬你呢！证都领了，他好意思为这事让他闺女变成离婚妇女？除非他不是当爹的。你放心好了，他只不过是折了面子，找你撒气呢。”

是的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以祁建军和巩爱菊两位惯有的风格，不出几天，所有该知道的、不该知道的人，都知道了祁小祝将要嫁给画坛名宿莫慎行的内弟、女强人卓然的弟弟。哎哟，那家伙，人家可大方了，一出手就是上千万的画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房子、车子那都是现成的，想住哪儿，随意。不过嘛，因为小祝正好在国贸上班嘛，就暂时住到了离那儿不远的高档小区里，云云。哦，当然了，女婿本人也是万里挑一的人选。游戏公司的大股东，公司明年就上市了，前途无量。人长得帅，对小祝又好，也孝顺，对岳父母那绝对没得说，让他向东他绝对不敢看东北……

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舆论预热，祁家二老终于请了一大堆人到家里小坐，顺便请